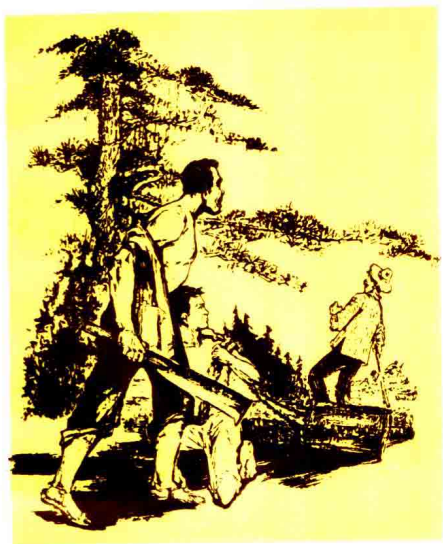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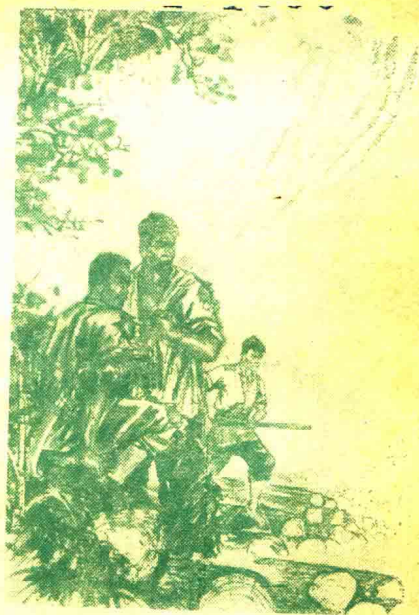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林落溪仇



三·史·丛·书

林海深仇

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十四团
人家史编写组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三·史·丛·书

海 深 仇

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十四团
工 人 家 史 编 写 组 编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3月第1版

1974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3·47 定价: 0.18元

毛主席语录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毛主席语录

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，还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。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。要提高警惕。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就会走向反面，就会变质，就会出现复辟。我们从现在起，必须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使我们对这个问题，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。

目 录

逼上青山.....	(2)
新仇旧恨.....	(14)
柴伋血泪.....	(30)
深山怒火.....	(47)
换了人间.....	(61)

在那凄风苦雨的黑暗年代，闽西北深山老林的伐木工人中，流传着一首悲愤的歌谣：

柴伢佬，柴伢佬，
深山受煎熬。
鸡叫上山场，
摸黑回草寮。
三餐苦菜饭，
火笼当棉袄。
年轻进木厂，
老来路边倒。

柴伢佬，柴伢佬，
生命不如草。
老板似虎狼，
凶狠又残暴。
鞭抽棍棒打，
浑身伤条条。
满腔仇和恨，

怒火心中烧。

这首歌谣记下了多少伐木工人的苦难和仇恨！

一筒木头，一行血泪。在旧社会的木筒厂，被老板、包头称为“柴伙佬”的伐木工人，遭受着深重的阶级压迫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骇人听闻的人身摧残，每个人都有一本倾诉不尽的血泪帐。

灵元伐木场退休老工人魏利梯在旧社会大半辈子的苦难遭遇，就是广大伐木工人悲惨生活的写照。

逼 上 青 山

一九〇四年，魏利梯出生在福建屏南大碑乡一个世代贫农魏贤兰的家里。当时，全家四口人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利堂和利梯自己，住着本村地主卓正楷的一间四面通风的破草房，种着卓家一块贫瘠的旱沙地。

那是个黑暗年代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。农村中地租加重，苛捐杂税猛增，农民在双重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大碑乡的大地主卓正楷，占有五百多亩土地，租给佃户耕种，强行规定每亩收租二担，并放高利贷盘剥农

民。他勾结官府，组织民团，成了横行乡里的“土皇帝”。谁要缴不起租子，他就私设公堂，严刑毒打，曾亲手逼死过三条人命。

利倬的父母一年干到头，打的粮食还缴不清卓家的地租房钱和官府的七捐八税。家里穷得生火无柴，揭锅无米。在利倬出生之前，母亲生过三男一女，但黑暗的世道先后夺去了利倬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生命。利倬五岁那年，母亲又生了个妹妹。旧社会，穷人生儿是添愁。瘦得皮包骨的小妹妹，整天“哇哇”地哭叫不停，但嚼野菜咽粗糠的母亲哪里有奶水喂孩子呢？听着妹妹逐渐变得沙哑的哭声，母亲的心都要碎了。没过几天，小妹妹的哭叫声听不见了。她闭上了刚刚挣扎着睁开的双眼，离开了这苦难的人间。

黄连树根苦又苦，穷人的日子没法过。利倬八岁了。那年逢大旱，庄稼地里裂了一道道拳头都伸得进的大口子。利倬家租种的那块旱沙地，更是干得冒烟，一阵大风过去，卷起团团黄沙。

父亲光着脊背，一个劲地往地里挑水。利倬帮着哥哥把一瓢一瓢的泥浆水舀进父亲的水桶。父子三个起早摸黑地干，但是禾苗还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。

太阳下山了，旱沙地里还热气熏人。父亲蹲在田埂上，望着干枯的禾苗发愁，耳边又响起卓正楷的话，“不管有收无收，今年的租子一粒也不能少”。

在这大旱之年，地主要的哪里是租，而是要穷人的命啊！

晚上，回到家里，父亲与母亲商量着：

“孩子他妈，利倌兄弟俩也大了，想法让他们去放鸭吧。”

“放鸭？”母亲停下手里的活，抬头望着父亲紧促的双眉，“利倌还小啊！满山遍野跟着鸭子跑，我放心不下。”

“这年月不想办法找些活路，守在家里只有饿死。”父亲愤愤地说。

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利倌，急忙说：“妈，我不小了，能跟着哥哥去放鸭了！”说罢，还故意把胸一挺。小利倌已经懂得替父母分担忧愁与痛苦了。

“妈，鸭子我来放，让弟弟跟我作个伴就行了。”坐在门槛上的哥哥也开了口。

望着这小兄弟俩，父母亲陷入了沉思，这么小小年纪，就跟着大人受罪，实在是不忍心，但也没有法子呀！一阵沉默之后，母亲说：“去就去吧！”接着又忧虑地问父亲：“哪来的钱买鸭呢？”说到钱，父亲也很为难。地主天天上门逼债，家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哪来这笔钱呢？

第二天，母亲硬着头皮走进了卓家大院。卓正楷半闭着眼睛躺在太师椅上。待母亲讲完话，他半天没

有答理，心里盘算着：家里正缺个放牛的，魏家的利倌不正合适吗？主意打定，卓正楷阴阳怪气地开了腔：“魏家的，你旧账未还又来借钱，将来准备怎么还啊？”停了一停，又说：“不过，你既然已经开口了，我也不会让你空手回去的。”他拿出十块钱，一边递给母亲，一边说：“话要说明白，这十块钱，月利是二十分，半年后连本带利还二十九块八角八。要是还不清，你得考虑用什么来抵债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
父亲用十块钱买了一百多头小鸭，在家养了一段时间后，送两个孩子到离家七、八里远的山垄去放鸭。

从此，利倌和哥哥就过起养鸭生活来了。每天早上，父亲用竹筒把兄弟俩一天的稀饭送来，然后，又匆匆赶回去干活。有钱人家八岁的孩子还在流着鼻涕撒娇呢，可小利倌已经是风里来雨里去地过着艰难的生活了。白天，利倌光着脚板，拿着一根小竹竿，跨垄蹚水，跟哥哥赶着鸭子寻食吃。晚上，兄弟俩就和鸭子一起挤在山垄里一个堆放肥料的草棚里过夜。

垄田的上面长满没人深的茅草，经常有野兽出没。一天半夜，小兄弟俩被草棚外骇人的吼声惊醒，鸭群也受惊骚动，透过竹墙的缝隙，只见不远处有两道阴森森的绿光直射过来。“啊！这是什么？”利

佛恐惧地紧挨着哥哥。利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野兽。他听大人讲过，野兽是怕火的。于是急忙掏出火柴，点着一堆稻草。兄弟俩赶拢鸭群，坐在火堆旁呆呆地望着外面……

清早，父亲来送饭，看到离草棚不远的地方布满了梅花形的老虎爪印，大吃一惊，赶忙扔掉手里的竹筒，飞步冲进草棚，只见稻草堆里偎着两个熟睡的孩子。父亲使劲地摇醒了孩子，细细地端详着他们的脸，轻轻地抚摸着他们的头，热泪簌簌地掉了下来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们受惊了吧，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疼你们，是世道逼人呀！山上的老虎会伤人，可是卓正楷催租逼债，比深山的老虎还要凶狠啊！

当天，父亲带着利佛兄弟俩把鸭群赶到了另一个山垄。

在炎热的夏阳下，在冷瑟的秋风中，利佛和哥哥跟着鸭子不知走过了多少路，爬过了多少坡，好不容易把一群鸭子养大了。就在小兄弟俩赶着鸭子回来的那个晚上，母亲多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心想，今年打的粮食全被卓家抢去了，这群鸭子现在是唯一的指靠。虽然为了一家人糊口，陆续卖掉了一些，但还剩几十头，卖掉后，除去卓家那笔高利贷外，总能余几个钱，换点粮食回来，全家人凑合过一阵子吧。

父亲听说建瓯鸭价高，就挑着鸭子走了三天，来

到建瓯。这正是鸭子上市的季节。戴着瓜皮帽，背着轻砣秤的鸭贩子乘机大刹价。没有法子，父亲只好将鸭子贱价卖了出去，换回了十几块钱。父亲掂着钱，仿佛看到每一块钱上渗透着孩子的血和汗，这哪里是钱，这是孩子的心血啊！

父亲分文舍不得花，勒紧腰带，连夜赶回家来。父亲前脚进门，卓正楷带着狗腿子后脚跟了进来。

“魏贤兰，鸭卖掉了，还我钱！”

还没容父亲答话，狗腿子就动手从父亲的口袋搜出了卖鸭的十几块钱。卓正楷接过去一数，呲牙咧嘴地说：“哼！就这些？”一面把钱装进了钱褡，一面又说：“钱还差一截呢。眼看就是年底了，租债是不过年的，你怎么还哪？啊？”

父亲忍无可忍，冲着卓正楷嚷道：“钱，你们搜去了；粮食，刚打下来就全被你们拿去了。眼下，这屋里就剩下光溜溜的几个人，要钱没有，要粮食也没有！”

“反了！”卓正楷发狂似地叫喊起来：“姓魏的，放明白点，缴不起租，还不清债，就叫利倖去给我放牛！”

“你们抢走了钱和粮食，还想抢人！”父亲气愤极了。

“抢人又怎么样？给你路，你不走，限你十天缴

清租债，缴不清明年就别想种我的田，也别想再住我的房。”

卓正楷一边骂着，一边指使狗腿子在屋里乱翻乱找，把盛在一个破坛子里的几斤准备留着过年吃的米也倒走了。一直折腾到天黑，卓正楷才带着狗腿子走了。

靠苦菜打发日子的魏家，哪来的钱和粮食呢？父母亲把全家值点钱的东西全卖了，几个穷亲戚也帮着凑了些，但还是抵不了租债。

十天后，卓正楷带人来到魏家，要拉利倮去顶租债。父亲气愤地上前阻拦，母亲紧紧地搂着哭叫着的利倮。狗腿子把利倮从母亲怀里夺了过去，利倮拼命挣扎，还是被拉走了。卓正楷临走时恶狠狠地留下话：“缴不够租，还不清债，就别想让孩子回家！”

阴森森的卓家大院就这样一口吞进了年仅八岁的利倮。

利倮成了卓家的小长工。每天，早上起来就得挑水、劈柴、扫地、喂猪。然后，把八头牛赶到山上去吃草。晚上把牛赶回来，还要带一大捆柴火。稍有不顺，就打骂。利倮吃的是猪狗食，穿的是烂布衫，睡的是破牛棚。每天放牛回来，地主还要挨头查看有没有吃饱，只要有一头牛的肚子没有吃圆，就要罚利倮一顿晚饭。常常是白天劳累一天，晚上还饿着肚子到天

明。这哪里是人的生活！一个八岁的孩子怎么能经得起这般折磨！但小利倮忍受住了。他倔强得很，从不在地主面前叹一声气，掉一滴泪。

有一次，一头小牛跨山垄时拐了腿，晚上回来被卓正楷发现了，他大发雷霆，硬说是利倮故意打伤了他的牛，操起一根木棍朝利倮没头没脑打来，边打边恶狠狠地说：“你的腿断了没有关系，我的牛断了腿就要你的命！”

夜里，北风呼啸，山林嘶鸣。利倮躺在牛棚里，浑身痛得睡不着觉。想想全家大小一年辛苦到头，连口饭也吃不上，反欠了地主的租债；自己每天流血流汗，还总是挨打受骂，忍饥挨饿。狗地主，太狠毒！不能呆在这鬼地方，得离开这个虎狼窝！想到这里，利倮忍痛爬出了牛棚，来到大门口，轻轻地拨开门闩，蹒跚地向自己家里走去。无边无际的黑暗包围着利倮，他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，向父母诉说自己的不幸。

父亲和哥哥到山里烧炭去了。那天晚上，只有母亲一人在家。利倮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，一边哭，一边说：“妈，我不去放牛了。我跟爸去砍柴烧炭，再也不去卓家遭罪了。”母亲搂着利倮，拨亮油灯，看见孩子身上血迹斑斑，有的伤口粘着衣服。不用问，母亲就知道利倮又挨打了。她抚摸着利倮瘦削的小

脸，眼泪连成线地掉在孩子的脸上：“卓正楷呀卓正楷！你这个该杀的，对孩子也下这样的毒手！”

母子俩抱头痛哭，小利倮呜咽着反复要求：“妈，我再也不去卓家了。”母亲内心矛盾极了，她多么想把小利倮留在身边，不再去卓家遭罪。但她想到狠毒的卓正楷决不会放过利倮，担心利倮受害，忍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小小年纪受这种罪，做妈的心里不说有多疼。卓家的要命租、阎王债，逼得我们走投无路。你爸跟你哥拼着命在烧炭、卖炭。孩子，听妈的话，你还是去。要不明天卓正楷会来抓你，还要毒打你。先忍下这口气，记住这个仇！等爸妈有办法了就来救你。”

“妈，我听话，我去……”利倮擦着眼泪，懂事地点着头。

母亲摸索着从一个破瓦罐里掏出一小包平常舍不得吃的碎米，和着苦菜煮了两碗稀粥，看着利倮吃下去后，又把他送进了卓家牛棚。

就这样，租债依然象一条沉重的锁链逼着利倮在地主家当牛作马。利倮十岁那年，家里又添了个小弟弟，日子就更难维持了。父亲、母亲和哥哥还在那块旱沙地上拼命流血流汗。家里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碰上荒年暴月，一碗苦菜里见不到几个米粒。这样又过了几年，到十五岁，卓正楷就逼着利倮耙田、收

割、锄地、砍柴，做一个大人的活了。

油锅里煎啊，苦水里泡，利倂在卓家当了八年多长工，长成十七岁了。那年月，军阀混战，各地的民团互相争斗，土匪为非作歹，又是抓人，又是拉伕，又是抢东西，闹得穷人的黄连日子也不安宁。大碑乡要拉伕的消息一传开，父母急得坐立不安，心如火燎。没有办法，只好叫哥哥利堂去山里躲几天。

几天后，卓正楷领着两个带枪的团丁，拿着麻绳来到了魏家。当他们知道哥哥不在家时，操起枪托就朝父亲打来。这时，利倂闻讯急忙赶回家来。他护着父亲，对卓正楷和两个团丁大声吼道：“你们这帮狗东西凭什么打人？”卓正楷见一个长工竟敢骂他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就指挥两个团丁把利倂捆了个结实。利倂一边挣扎，一边把卓正楷骂得狗血喷头。

父亲冲上前去一把抓住卓正楷的前襟，要跟他评理。团丁们用枪托狠砸父亲。母亲从屋里追出来，又被团丁狠命推倒在地。

利倂被绑到卓家大院。当夜，兽性发作的卓正楷把利倂吊在他家的屋梁上，骂一句，打一鞭，打得利倂皮开肉绽，几次昏过去又醒过来，醒过来又昏过去。卓正楷骂够了，打累了，才把利倂放下来，扔进牛棚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明天再来收拾你！”

漆黑的夜，一阵狂风吹来，冲开了牛棚的破门。